

红衣女

《金三角纪事》之一

李必雨 著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

李必雨 著

紅衣女

《金三角紀事》之一

红 衣 女

——《金三角纪事》之一

李必雨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8印张 143千字 4插页

印数 1-100,000
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115·542 定价: 1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侨居缅甸的景颇族青年学者苗日纳，为揭开鸦片生产内幕，涉险独闯神秘的“金三角”。

《红衣女》是《金三角纪事》这一总题目下三个系列中篇的第一部，写主人公在帮亥山区的遭遇。随着情节的展开，作者以细腻的，富于色彩的笔触，描绘了热带高山莽林，虎狼出没的奇异自然环境和野蛮、恐怖，草头王勾心斗角、横行无忌的畸形社会环境，塑造了个性鲜明的红衣女姐妹的生动形象。

11681/1

目 录

一、搏虎·····	(1)
二、狠毒的红衣女·····	(17)
三、笼子里的“贵宾”·····	(35)
四、罌粟宴·····	(55)
五、晨雾中的小河·····	(74)
六、恶魔树·····	(97)
七、红衣女的婚事·····	(121)
八、第一桩奴隶买卖·····	(140)
九、游子吟·····	(154)
十、帮亥卡河畔的人鱼·····	(175)
十一、枪口下的《婚书》·····	(192)
十二、在海洛英提炼厂·····	(209)
十三、怒闯喀啦山·····	(232)

一、搏 虎

热带的骄阳，不仅仅烤得出人身上的盐，简直能把人骨髓里的油都炙出来！

你瞧，这遍山满筲的大青树、聚果榕、野荔枝、铁栗木、山枇杷，这各色各类攀缘纽结在树干上、桠枝间、叶丛里的扁扁圆圆粗粗细细的藤葛，这五彩缤纷，各种各样的野花，以及附生在树上、长在灌木丛下的兰草、蕨薇、藓苔，全都变得垂头丧气。空气滚烫滚烫。偶尔吹来一丝风，刮到人的脸上，也只使人感到辣乎乎的。鸟儿再不敢露面。那些在一早一晚拚命聒噪着飞来飞去，羽毛闪着红红绿绿艳丽色泽的鹦鹉、绿鸠、白鹇、锦雉、赤胸啄木鸟等等鸟儿，有的躲进了石穴、树洞或草窠，有的则藏入浓荫里。连顽皮的猴子也无力再追逐嬉戏，不得不缩在树冠的叶丛中，抓住树枝或藤条，奄奄地打瞌睡。唯有那些不怕热的蝉，伏在枝间“嗡嗡”大叫；那些残忍贪婪的花脚蝇和斑虻依旧转着圈儿飞舞，到石岩底下、灌木丛里，寻找在那

里避热的野兽；找到一头马鹿、麂子或鬣羚，便成团成片拥上，密密麻麻地叮伏着，狠狠地吮吸那倒楣的受害者的鲜血。

一九七三年二月，时当旱季中腰，这天太阳当顶时分，一个二十三、四岁，身材细长，肌肉结实的小伙子，烦躁地行进在泰緬边境崇山峻岭中的盘山小路上。他皮肤白皙，面容瘦削，鼻梁高直，两眼晶亮；头戴笋叶笠帽，身穿崭新的克钦^①式黑色无领对襟上衣，半长裤，挎着把银鞘银柄长刀，腰间悬着皮鞘阿昌匕首，背着个鼓鼓囊囊的“筒帕”^②，衣服的前襟后背上都趴满了一圈一线的白色汗晶子。他口渴得喉头冒烟、舌头僵硬，焦躁地看看前面，看看左右。小路时而穿过密林，时而旋绕在树木稀疏的草坡上。进入树林时，他见到许多灰褐的、绿色的虬曲如蛇的粗藤，不由站住了。去年以来，为了准备闯闯泰老緬边境这令人谈虎色变的“金三角”地带，他读了不少论述热带莽林的著作。书上不是写着热带丛林里有一种“带藤”吗？这种“带藤”里面蕴蓄着大量清凉甜美的液汁。只要将藤子砍断，汁液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。但书中又指出，“带藤”的形状与“阿舍藤”极为相似，“阿舍藤”却是有毒的！小伙子这时就象饥饿的孩子望着糖果那样盯着路边这些藤子，咂咂嘴，因为分不清哪是“带藤”，哪是“阿舍藤”，不敢动手去砍，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头上的笋叶笠帽被晒得发出了“扎扎”声，帽

子底下热烘烘的。小伙子的喉咙干得几乎要开裂。他感到脚都有些拖不起了。小路绕过一片林木稀疏的土坡急转而下，通向一道郁郁葱葱的深箐。从箐子里仿佛隐隐约约传来淙淙的声音。小伙子一怔，以为是幻觉，站住脚仔细聆听了一会儿。听真了，果然是流水声！他双眉一扬，两眼放光，兴奋地加快了脚步。

箐子被高大的树木、浓密的树冠遮得几乎不见阳光。下到箐子中，顿时感到浑身清凉。箐底有一泓清澈的山涧水！涧边乱长着一丛丛的野芭蕉和一些马樱丹、螃蟹刺、五月泡之类的刺蓬。刺蓬脚边的草丛中，乱撒着些黄黄白白、星星点点的野花。

山涧水好清凉！水中的石头长着一一条条的青苔，半浮着随着水波一漾一漾的。水面上飘浮着一片片、一朵朵、一串串金黄的野菊花。一见到那碧漾的山涧水，小伙子雀跃了。他半跑着下了偏坡，奔到岸边，蹲下身子就要捧水喝。猛然，上游不远处传来轻微的“噜噜”声，他一抬头，全身不由得一震：原来对岸两丛芭蕉树间有一道豁口；一只大老虎从豁口里露出半个身子，两只脚踩在山涧里一块露出水面的石头上，低着头用舌舔水。一群斑虻缠着它，在它的身边团团地飞。几个斑虻紧紧地叮在它的颈部、头部、胸部。老虎不时举起前爪，刨掉叮在它头上的吸血者。山涧不宽，只不过十来步，老虎一纵就能跳过来。它居于上游，与小伙子隔涧斜斜相对，距离不过二十多步。见了虎，小伙子弹

簧似地蹦了起来，连连退了好几步，右手“唰”地拔出了长刀，左手也拔出了匕首，闪到一株挨刀树后面。

那老虎听到了小伙子的拔刀声，微微抬起头，膘了小伙子一眼，前脚提了提。大概是干渴极了吧，它迟疑了一下，又瞅了瞅小伙子藏身的那株树，举起前爪扒下额上的几个斑虻，便自顾自低下头喝水，不屑搭理这闯入它领地的生客。

“大概是只饱虎，口又正渴，顾不得伤人。”小伙子思忖着，横刀站在树后。他的头上、身上、手心、脚心都出了汗。怎么办！退回去？不行，退回去一天半路没有人烟！而且半年来所作的种种准备岂不前功尽弃？仅仅到了“金三角”外围就被野兽吓得走回头路，让人知道了，也是一场笑话！往前走？也不行。就这么一条独路，老虎就在路边。过了涧，简直就是把自己送到它口里去。虽然以前在家乡时听老人说过，饱虎不吃人，它吃得胀胀地躺下歇气的时候，睡在大路上，只要你不惹它，从它身边绕过去它也不会伤害你。但，传闻毕竟只是传闻，哪能拿自己的身子去作这样的试验？小伙子圆睁着双眼，头发根根直竖，躲在树后，眼都不敢眨地盯着老虎，同时紧张地思量万一老虎跳过涧来后，对付它的办法。

老虎一直贪婪地喝水，喝了好几分钟，才低下头去在腿上擦掉叮在耳边的斑虻，舔了舔嘴，退了几步，转过身慢腾腾地去了。

小伙子依然僵立在那里。老虎走了以后，他才感到自己的心在猛猛地撞击着胸膛，那汗珠儿依然不断往外冒。又站了十来分钟，他皱了皱眉，挪动了脚步，边仔细地听着嗅着分析着，边一步步慢慢地朝前走。到了涧边，他砍了一片芭蕉叶，卷成漏斗形舀水喝。喝水的时候，他仍斜着眼看着对岸。涉过了山涧，小路转向右方，与老虎所去的方向正好相反。小伙子那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了些。但他依旧不敢大意，提着刀搜索前进。

小路左弯右拐地向山上伸去，愈走树木愈稀疏。路旁的草坡上，东一棵西一棵长着些攀枝花、麻栎、红木、白椿等杂树。草坡中部，矗立着一株浓荫如盖的大青树。它的一条条气根从横枝上垂下来，扎进地里，又形成了一棵棵新的“树干”，支撑着粗可合抱、长达十几米的横枝。远远望去，这株大青树简直就象一座小森林。草坡地上，长满了杂草和星星点点的野花。树木少了，太阳又肆无忌惮地施展它的淫威；但小伙子反倒高兴：视野宽阔些了，安全似乎有了保障。他的心落到了实处，喜孜孜地加快了步子。

走着走着，他看见路侧草坡上离一株麻栎树六七步的地方，长着好大一片海芋丛。海芋叶绿茵茵的，那翠色简直要流淌下来。小伙子双眉一扬，转身踏上草坡向海芋丛走去。那海芋叶大如簸箕，又厚又有水分，用来顶在头上当伞，一身都凉了！但他走过麻栎树没几步，却又大吃一惊，陡地煞住脚步。

真正是冤家路窄！那只老虎正躺在海芋丛边阴影中的茅草上，被斑蛇叮得烦躁不安，正“噜、噜”地喘气。见到小伙子提刀走近，老虎以为小伙子又来找它的麻烦，便倏地站起，目露凶光，突然一张嘴，“嗥”的一声大叫，一步快似一步地向小伙子走来。它头颈身子都纹丝不动，走得又快又稳。小伙子吓得急忙后退。老虎发威了，张开血盆大口又是一声咆哮，震得海芋叶簌簌直抖。它疾奔几步，茅草纷纷朝两边偏倒。离小伙子六七步时，它猛地跃起，带着一股腥风扑了过来。小伙子急忙向旁边跳闪开，顺势跨步扭身，狠狠一刀劈去，他只觉得胳膊一震，肘腕发麻，好，劈中了！砍伤了老虎的后腿。但老虎跃在半空中，继续往前，把刀锋带偏，刀叶给闪弯了。老虎落地之后，痛得打了个滚，“嗥”地狂吼起来，转身猛扑。小伙子的长刀弯了，无法再砍，只得一躬身闪到麻栎树后。老虎这一扑虽未扑中，尾巴却扫中了小伙子左手手肘，那把匕首脱手飞出。小伙子痛得嘶牙，额上冒汗。老虎更加愤怒，“呜——嗥”，又是一声震天大吼，调转身来，怒冲冲纵身而起，再扑向小伙子，老虎身子刚刚离地，“砰！”一声枪响，它胸前汩汩冒出鲜血，落地时打了一个趔趄。它疯狂了，转头往枪声来处一望，便咆哮着向草坡中部奔去。

小伙子定定神，转身一看，草坡中间一个又高又壮的大汉提着支铜炮枪，从一株红木树后向那棵大青树飞跑。老虎流着血，狂叫着在后紧追。

“糟了！”铜炮枪发射了一枪之后，老虎未死。现在，无论怎样也来不及装第二管火药、第二颗铅弹和第二发铜炮^③。没装上弹药和铜炮的铜炮枪，使用起来还不及一根棍子称手。负伤的虎凶暴万分，那大汉危险了！小伙子顾不得左肘疼痛，急急抬腿在膝上掰直了长刀，提了刀跑着追去。

老虎离大汉愈来愈近了。小伙子急得用尽气力，大喝一声：“呔！”

一人一虎已飞奔到大青树前，大汉身子一晃，闪到大青树后面，老虎跃起一扑，“喀嚓嚓”，一棵碗口粗的气根被它齐腰撞断。

“嗨！”小伙子为了把老虎引过来，又大喝一声。

老虎跌得昏头昏脑，听到吼声，转过身气势汹汹向小伙子奔来。眼看离小伙子只有七八步了，老虎弯腰缩脖，正要跃起，“砰！”大青树上响了一枪。老虎蹿了起来，重重地跌落地上。这一枪把它的头打开了花！但老虎倒地之后，四脚还一阵乱刨，尾巴还不住猛甩！

小伙子的心狂跳着，双手拄着刀，额上冷汗涔涔，呆呆地看着那还在一抽一搐的死虎。

那高汉提着枪从树后转出，看了看死虎，便含笑径直向小伙子走来。

小伙子赶紧把长刀入了鞘，迎上前，左掌贴着右肘，伸出手去^④，高汉也微笑弯腰，与小伙子紧紧握手。小伙子这时才仔细打量，那高汉足足比他

高一个头，眉毛又粗又黑，眼睛细长，嘴唇肥厚，满腮青青的胡茬子，年约二十七八岁；身穿靛蓝布密扣对襟衣、蓝布长裤、黑布鞋。看装束象个汉人，却又背着个景颇样式的“筒帕”。

小伙子看了看高汉手中的大口径长管铜炮枪，实在佩服他的准头和装铅弹火药、安铜炮的速度，便由衷地赞叹道：“大哥，好枪法！”

高汉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我的枪法，稀松！我那一枪想打它的脑袋，哪想到它跳起来了。要不是朗菠的第二枪，事情就有些麻烦。”他见小伙子满面错愕，便转过身抬头对着大青树叫道：“朗菠，下来！”

原来，大青树那离地一人多高的横枝上，坐着一个女人！

那女人从树上丢下一根杠子、一把长刀，又叫了声“接着！”把手中那支较短的铜炮枪丢给高汉。高汉稳稳接住紧接着，那女人手撑横枝，轻盈地跳到地上，姗姗走了过来。她身穿黑色无领紧身衫，系花筒裙，腰间、小腿弯上，都系着黑亮的藤圈。到了高汉和小伙子面前，她抚着裙子躬身施礼。

小伙子感激地躬身与她握手：“大姐，多谢你开枪相救！”

“阿考^⑤，这是我的女人。她姓苜日，叫朗菠。”高汉介绍道。

“唷，阿姐也姓苜日呀？那，就该是我的二姐了^⑥！”小伙子眉开眼笑，把朗菠的手握得更紧。

朗菠的脸上也泛起了笑意：“阿弟，你行几？”

“我是昭纳，老三。二姐，想不到在这深山老林里还遇到了亲人！”

“不要说这里，就是在泰国边边上也还有十几寨景颇，听说那边也有好些我们昔日家的人。三弟，你好胆量，挎把刀就走远路。”朗菠见了同姓人，喜欢得眉毛都笑弯了。

高汉打量着昔日纳，看了看他挎的银鞘刀和左腕上的金表，试探地问道：“三弟没到过这边吧？走这条路，怎么不带一两个人、背支枪？”

“带了的。”昔日纳皱眉道：“在勐乃买了匹马，雇了两个伴当。哪晓得到了芒因镇歇店的时候，那两个伴当半夜里偷了那匹马跑了，害得我只好步行。还算好，他们没把我这‘筒帕’偷去。至于枪，我想还是不带的好，听说这一带那些‘刀客’见了带枪的人，远远地就开枪……”

高汉的右眉轻轻动了动，淡淡地笑着说：“进我们这帮亥山，有枪没枪都一样……”

“呀！这里就是帮亥山？嗨，想不到，总算摸到了。”昔日纳高兴得眉开眼笑。

高汉摇摇头：“还没到帮亥山哩，到了这里，算是走进了帮亥官家的地盘，离真正的帮亥山还有一天路，帮亥寨子还要更远些：在帮亥山南坡的山根脚，从这里走要走一天半。三弟，你要去帮亥山？是投亲还是访友。”

“瞧，我们怎么这样熬，站在太阳地里晒干巴①！走，到那边去乘凉、喝水！”朗菠指了指大青

树下的荫凉地。

他们到了大青树下，各选了一棵平一些的裸露根落坐。朗菠从树缝里拿来了两个小水筒，他们喝了水。苜日纳说：“既不是投亲，也不是访友。去年在仰光，我见到帮亥大山官木然诺，他约请我来给他的茶叶公司当经理。那时我正在准备论文答辩。上个月拿到了学位，想来帮亥山看看……”

一听到帮亥山官木然诺的名字，高汉和朗菠脸上的笑容僵硬了。高汉摇摇头，皱皱眉，说道：“茶叶公司？都瓦* 木然诺从来没开办过哪样茶叶公司嘛……”

苜日纳满脸惊疑：“不至于吧？他说得相当肯定。莫非他这茶叶公司尚处于筹建阶段？”

高汉冷冷一笑：“好些茶园都毁了，改种大烟，帮亥山种的茶这阵子只够自己吃，哪里开办得起茶叶公司！除非专门去大山崩龙地收购茶叶，运到仰光去卖，做茶叶生意。”

苜日纳脸色阴沉了，他沉思一晌，说道：“幸好我没和他订合同，也没最后说定。我本来也只打算先来践践约，看一看，要是差事不合适，我，到阑坎乌、帮戛佸那边去走走……”

高汉和朗菠一听这话，又是一愣，不由对视了一眼，高汉问道：“你……在阑坎乌、帮戛佸那边也有熟人？”

苜日纳察觉到了他俩神情的变化，急忙解释

* 都瓦：(duwa) 景颇语音译，义为山官、官。

道：“没有熟人。我只是想去了解了解那边的掸崩龙族、苗族、喀啦族、拉祜族的婚俗和民情，搜集些资料，以后回密支那去写书。帮亥山这边景颇族的状况，我也想作一些了解。”

朗菠皱皱眉说：“三弟，你先到我们家的地窝铺去歇两天脚，大后天你王大哥送你回到芒因去。‘金三角’哪进去得？那些‘王爷’、山大王，那些刀客一见到生人，眼都不眨就把你打翻在洼子里，要不就砍丢进‘落洞’里！帮亥山也不能去，进去了只怕你骨头渣渣都出不来！你要看的那些民族，铜栋北面都有。”

高汉一个劲地对朗菠使眼色，朗菠只好住了口。

昔日纳把他们的表情全都看在眼里，他笑笑道：“阿哥、二姐，你们放心，我是一个‘司雅’^③，只是去搜集些民俗资料。同是一个民族，地域不同，风俗习惯也就不尽相同，甚至连语言也会有差异，光搜集铜栋北面的不够。我想，不论什么样的王爷、刀客，总不至于与不妨碍他们利益的‘司雅’为难。当然，我会小心。所以，我准备先在帮亥山住上一段时间，摸摸‘金三角’的底细，能进则进，不能进我就回仰光去。”

高汉见朗菠又要讲话，急忙抢先开口道：“好！三弟，你要去帮亥，过一会我给你指指路。从这里过去半天路程，半山山窝子里有个寨子，你去那里借住，莫在野地里露宿。这一带有虎豹、有老熊。

老熊夜间喜欢在山路上游逛，碰上了不好打发。这阵你先在这里歇歇气，我和你二姐去找点水，再砍根藤子来抬老虎。”

苜日纳站起身说：“大哥，我们一起去找藤子。捆了虎，我两个抬。”

高汉笑笑说：“不消了。找根藤子要不了三个人。你走了远路，该多歇歇。这一久，地里活路忙，我们没住寨子，住在地窝铺。这老虎也要抬到地窝铺去开剥、‘洗骨’^⑨、熬胶。去地窝铺的路与去帮亥的路岔着。就不麻烦你了，兄弟，不要耽搁你赶路。”

苜日纳声明道：“早几天迟几天到帮亥没有关系。大哥，我可以帮着抬到地窝铺……”

“谢谢你，兄弟！”高汉笑着握握他的手，说：“哪能误了兄弟你的正事！”说着，他挎上长刀，站起来往草坡上走了。

朗菠感到很过意不去，她向苜日纳笑笑，说：“三弟，你乘一会凉，歇一阵气，我们去一下就来。”说着，拿起水筒，快步追上了高汉。

苜日纳目送他二人走上山坡，便转身到刚才打虎的地方去找自己的匕首，他纳闷了：为什么这两口子一听到我要进“金三角”就变了脸？我们景颇人一向好客，连陌生人都愿意招待，我又是他们的亲戚，为什么那高汉却两次拒绝我帮着抬虎到地窝铺去？莫非帮亥山官木然诺不象他自己标榜的那样开明、那样有事业心？但自己阅人已多，木然诺总